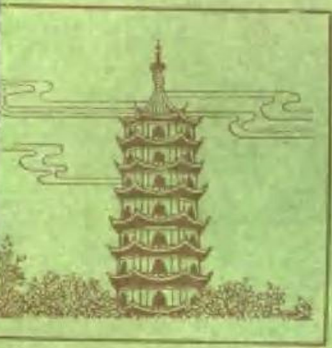


宋平江城坊考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

宋平江城坊考

王 睿 撰
張維明 校理

312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12.75 插頁4 字數323,000

1986年11月第1版

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000冊

書號：11354·094

定價：3.20元

責任編輯：尉建明

宋平江城

坊

乙丑春日

吳湖帆署



宋平江城坊致卷二

東南隅

大街 見前

花巷

今竹橋橋巷俗訛祝駕橋巷 康熙府志樂橋轉東

康熙長洲志樂橋南堍東 盧王二志均著錄

麗景樓

吳郡志樂橋東南花月麗景皆淳熙十二年郡

守邱密建雄威甲於諸樓

竹隔橋

吳地記吳郡志均著錄 姑蘇志作橋云在乘

魚橋側

內觀日疏瑤卿月夜過橋脩然朗吟其聲清

亮字字動人居民但記其兩句云遙隔美人家數竿修

竹處自此橋名竹隔據此則當以作隔爲是 吳郡金

石目井闌題記淳祐庚戌三月正書在郡城張果老巷

之祝家橋姓名漫滅首行有周百一官元買到云云按

祝家橋卽竹橋橋之訛文

張古老巷

盧王二志均著錄古一作果 康熙長洲志乘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遊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量收入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。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

弁言

王謇佩靜先生（一八八八—一九六九），是一位深有造詣的版本目錄學家。生前曾長期從事蘇州的文化教育事業。早年任宣統《吳縣志》（今稱「民國《吳縣志》」）協纂，勘察稽核，多所創獲，為這部巨著的修纂刊行，作出了重要貢獻。所著《宋平江城坊考》，尤為世人稱道。解放後，王謇先生任教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，教學之餘，仍潛心蘇州史志文獻的考訂研究，雖年邁事繁，未曾稍綴。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王謇先生橫遭迫害，平身著述及所藏書刊字畫、金石拓本等十餘萬件，被查抄一空。此不獨是其個人之損失，亦我地方文獻和民族文化之一大劫難也。

粉碎「四人幫」以後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指引下，撥亂反正，百業振興。全國各地修志工作陸續展開，蘇州亦着手編纂地方志。一九八四年春，我辦張英霖同志至上海圖書館查閱資料，在館長顧廷龍先生及古籍部的協助

下，得見即將發還的王謇先生的部分手稿，內有《蘇州小志》、《吳縣志》校補等，認爲這批珍貴資料如能整理刊行，對於蘇州史志的繼承和發展將有莫大助益。這一意見當即得到顧老的積極支持，並允爲與王謇先生的家屬聯係。不久，在顧老的撮合下，我辦先後與王謇先生的家屬王劭安、王郢、王原達、王韻嘉、王震民、蔣焜華等同志面商函談。家屬一致同意將王謇先生遺稿中有關蘇州史志的部分交我辦整理。

今特將王謇先生生前未及刊印的《宋平江城坊考》補正本先行整理出版，遂其遺愿，以示紀念，並作爲向蘇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紀念之獻禮！

由於時間緊促，又限於經驗和水平，錯誤不妥之處，敬希專家、學者和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。

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

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

校理說明

本書是《宋平江城坊考》的增訂本，作者王審。

王審（一八八八——一九六九）原名鼎，字佩諍，號瓠廬，晚署瓠叟，江蘇吳縣人。一九一五年畢業於東吳大學，先後就學於沈修、黃摩西、金松岑、章太炎、吳梅諸師。長期從事文化教育事業，歷任宣統《吳縣志》協纂，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目主任，蘇州女中教務主任，振華女中副校長，國學會、章氏講習會講師，東吳、大同、震旦、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等職。學問博洽，善治諸子，長於版本、金石之學，精熟吳中文獻掌故。家有海粟樓，藏書甚富。一生勤於著述，撰有《先秦漢魏兩晉南北朝群書校釋》，已成稿者有《山海經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焦氏易林》、《齊民要術》等二十餘種。其中《鹽鐵論札記》已刊印行世。此外，尚有《海粟樓書目》（稿本）、《續補藏書紀事詩》（油印本）、《新莽金石列目》（稿本）、《宣統吳縣志補正》（手稿）等。而《宋平江城坊考》則是他的傳世之作，突出反映了他在研治《平江圖》及蘇州史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。

宋《平江圖》是國內罕見的古代城市地圖。圖碑的碑額高七十六厘米，碑心高二百零三厘米，通高二百七十九厘米，寬一百三十八厘米（據拓片測定）。上刻內外二重城垣及水陸五門，坊表六十五座，橋梁三百一十四座，還有公署、軍寨、學校、樓臺、亭館、園第、寺觀、祠廟、壇墓、河流、湖泊、山陵、古蹟等，標出題

榜者凡六百一十處，其中許多名稱一直沿用至今。王審先生奔波勘察，稽核舊志，對其稱謂、方位、沿革等，一一加以考訂。並發前人之所未見，推斷圖碑刻製於紹定二年（一二二九）。對於在圖碑以後續立的坊巷、官廨等，亦根據史志記載予以說明。歷時七載，終於撰成近十萬言的《宋平江城坊考》，一九二五年自費刊印數百部，供之同好，為中外學者所重視。此後，作者又廣徵博引，反復批辯，續為補訂。一九五八年錄成清稿，得二十餘萬言，考證較原著更為精詳。如卷一「紙廊巷」條下，原《考》僅云：「盧熊《志》著錄。王鑒《姑蘇志》：『花巷對』。案：乾隆《吳縣志》訛作紫廊巷。」而續考云：「金陵有紅紙廊，明為製紙坊，則此廊亦紙坊矣。」又引《吳郡志》：「彩箋，吳中所造，名聞四方」云云，以及《姑蘇志》、《金粟箋說》、宣統《吳縣志》中有關蘇州造紙的記載。如此由類比而考及物產，使「紙廊」的義蘊闡釋無遺。又如卷四「北壹廂」條，原《考》存疑，謂「據盧《志》則蘇城亦當有四廂也。惟本圖只載北一廂，而缺其餘三廂官，殊不可解。」而續補則徵引《文獻通考》註載紹興二十六年，臨安府南北廂官全缺，侍御史乞將「在城左右廂廢罷，其廂官二員卻，移往城北廂」故實，一語破的，不但盡釋前疑，而且以《圖》與《通考》相印證，足以鈎沉南宋的城廂制度。此外，還增補了一些條目，如「大郎橋」、「三家村」等。本書以坊巷為經緯，系統地輯入了人物列傳、園治府第、物產故市、金石銘刻、書刊題跋、掌故傳說等內容，成為別具一格的「城坊志」。書中還記載了一九一七年華德輝、朱錫梁主持深刻圖碑時，千慮一失，誤將「朝天蕩」臆改為「湖天蕩」的史實，從而為恢復其原名提供了佐證。因此，這部書不但具有學術價值，而且具有史料價值，是研究我國古代城市史、建築史及蘇州史志不可或闕的參考文獻。

整理此書，我們蒐集了四種本子：

原稿本，二冊。上冊封面上自題「平江圖考附里巷補考」五卷敘目一卷，附錄一卷庚申冬仲佩諍纂述」。下冊

題署略同。上冊封頁背面附有貼箋，上有題識：「南宋《平江圖碑》界畫精善，爲我鄉近千年古物，幾如魯殿靈光，碩果僅存於城南孔廟。三十年前，嘗著《考證》十萬言，並附補遺，印行於世。嗣後續有所得，蠅詞細字，研朱寫入原墨本者，上下四方幾無隙地。近更露鈔雪纂，草創札迨，撰爲補正五卷。二初稿草創時，正爲邑志網羅放失舊聞，專修名勝古蹟、坊巷、橋梁諸門。少作不經意，挂漏尚多，思及汗顏，今得稍加補正之，已覺略釋重負矣。」據此，該墨本即爲《宋平江城坊考》的初稿本，研朱所補及粘貼的箋條，當爲後來所續作。五卷的卷次爲：卷一，西南隅；卷二，西北隅；卷三，東南隅；卷四，東北隅；卷五，城外。後有《附錄》、《補遺》、《正編補遺暨再三補引用書目》一百十四條、《吳中氏族志考補拾遺》。

初刊本，五冊，仿聚珍版，一九二五年刊印。其卷次與原稿本有所不同：卷二爲東南隅，卷三爲西北隅。正文後有《附錄》、《補遺》、《再補遺》、《吳中氏族志考補》及盧熊《蘇州府志·氏族》、《吳中故市考》。

清稿本，六冊。五卷正文係據原稿本整理而成，而附錄諸篇當參酌初刊本。行間有作者校改的字蹟。然與原稿比勘，字句條目尚多衍奪誤倒。如失載「遷善坊」、「胥口」等條，以及「定慧寺」條下引《文物參考資料》，僅此三則，即脫近七百字。

殘本，一冊，止存「增訂序」、「原序」及卷一。內有作者用綠鉛筆所改字蹟，又有傍人用鋼筆所作眉批。與清稿本比較，有照改處，則抄寫當在其後；兩本文字略有歧異，則清稿本亦屬未定稿。

這次整理點校即以清稿本爲底本，參校了其它三本。凡屬傳鈔之誤，則據原稿逕改，一般不出校記。書中的引文也盡力核對原著及有關文獻，並清理了誤入正文的夾註。殘本上的眉批則在校記中予以保留。同時，還尋繹原稿的體例，改正了一些置誤之處。如條目行款，作者擬分爲三級：街、路、頂格；巷、街、曲等，空一格；坊、橋、寺觀、樓臺等，空二格。而底本淆亂，今依三級劃一五卷，以清眉目。文末綴以《條目

索引，標出卷次頁碼。書後還附有經過校正的墨綫《平江圖》（摹繪時錯漏二十餘處（二）），以便圖文對照。因初涉校讎，且時間倉猝，整理和點校中的疏漏及謬誤，定當多有，敬希讀者指正。

張維明

一九八六年二月

附注

（一）墨綫《平江圖》曾載於《建築學報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封二上。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張英霖同志將此圖與碑拓校對，發現漏誤二十一處：

東北隅 一、「天宮坊」漏繪。二、「兵馬司橋」漏標名。三、齊門外「虹橋」漏標名。

西北隅 四、「北過軍橋」漏標名。五、「張馬步橋」漏標名。六、雍熙寺後橋標有二個「寺後橋」。七、「小市橋」漏繪。八、「濟川橋」誤標於無名橋。九、「席家橋」誤作「廣家橋」。

東南隅 一〇、「孔聖坊」漏標名。一一、「尤橋」誤作「九橋」。一二、「通闊坊」誤作「通關坊」。一三、「旌義坊」誤作「旌義坊」。一四、子城內「竹橋」漏標名。

西南隅 一五、「蛾眉橋」誤作「黛眉橋」。一六、「木柴橋」誤作「大柴橋」。一七、「銀鉞橋」誤作「銀鉞橋」。一八、「通波坊」漏標名。一九、「資福東院」誤作「資福界院」。二〇、盤門內「運河」二字漏標。

三、盤門外教場東「吳縣尉司」四字漏標。

今已據圖碑拓片訂正。此外，城外靈巖山左側，尚漏標「穹隆山」，惜未及補正。

宋平江城坊考序

陳從周

五十年來，余得知吳中文物之盛，其唯番禺葉遐庵先生恭綽、騰衝李印泉先生根源、吳縣王佩諱先生
審之著述。葉、王二先生先後與余爲忘年交，受教良深，惜李先生未曾奉手。日昨蘇州寄贈李先生遺著《吳
郡西山訪古記》，秋窗岑寂，如聞警效，於是益思諸翁矣。王先生久客上海，寓愚園路，曩歲余執教滬西聖
約翰大學，相鄰咫尺，請益多緣，先生不以菲才而棄也。解放後，余忝爲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，並從
事該地古建築及園林之研究，遂更留心地方文史，而先生所著《宋平江城坊考》成必閱之書。以余所知《平
江圖》之著名於今世者，先生之功不可沒也。既發現是碑於蘇州府文廟，復深加考訂，定爲南宋紹定二年
所刻，發前人所未及。其爲我國文化所作貢獻可見，遽於學，博且深，釋一字一物，可娓娓講數小時而無倦
容，此《宋平江城坊考》特其緒余耳。今蘇州列爲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，而城之規模一如《平江圖》所示
者。先生窮數年之功，親自勘查，廣徵文獻，一坊一橋，考訂無誤，正如先生所云「務使語不離宗，證據確
鑿，無一語無來歷，無一字之杜撰而後安」。其於此書之作可謂篤且誠也。對於中國建築史、城市史之研究
提供極科學之依據，與志乘無二致，巨著也。奈何數典忘祖，時人但知《平江圖》之可寶，而忘先生是著之

可貴，飲水思源，徒興感慨。因念原刊流傳日希，亟有重梓之必要。先生復爲《宋平江城坊考補正》之作，生前以稿本示余，人事滄桑，未知尚存人間否？舊事填膺，思之淒哽。茲值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據《補正》原稿整理付梓之際，悲歡交集矣，仁者之言，歷劫未沒也。今吳中老成凋謝，如先生一輩，几無存者，而余亦垂垂老矣。哲嗣劼安兄以余與先生有故誼，屬贅語於書後，人微言輕，不能表大德碩學於萬一也。

一九八三年白露於上海同濟大學初稿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四日修改

宋平江城坊考補正序

伊古地方志乘，紀方物、紀歲時（一）、紀名勝古蹟者，不可勝數，獨紀城坊橋梁者，則自省、府、廳、州、縣志中略具圖表而外，旁徵博引者闕焉。大興徐氏始撰《唐兩京城坊考》，江陰繆氏、義烏朱氏繼之作《京師坊巷志》，而似續無人矣。清社既屋，長沙葉邵園先生歸吳中祖籍之翌年，偕朱公梁任督工，遂刻（二）吳郡舊學宮《平江圖碑》，謂（三）予作《平江城坊考》。余欣然從事。時當己未、庚申間，方爲邑志局網羅放失舊聞，吳郡宋、元、明以來故志悉集局中。遂懷鉛握槊，集錄資料。不數年而草創成，已嘗玄黃之際矣。恐世亂，而以一簣傾九仞也，遂付之手民，仿宋聚珍版，得五卷十萬言，加以附錄《氏族志》、《故市考》之屬，哀然成帙。乃未幾，而東鄰肆虐，印本即散爲雲煙。計自初印迄今三十年，續檢唐宋說部（四）、詩文、詞曲之屬中（五），自序本事以彌縫舊闕者（六）又增十萬言。赤燄震怒，神州復興。廣徵遺書，宏我漢京。會南京工學院及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劉敦楨、陳從周兩教授重定爲中國建築史第一參考書，而劉教授復早在戰前作專編於《中國營造學社集刊》爲之掄揚。余深感兩公神交厚誼，遂亦自忘譾陋，敝帚自珍，且以素者紛紛，無以應命，更須亟謀補正重刊。且聞中央有計畫恢復修志盛典，是書不無壞流微助。爰丐京友爲之計議重印，而述其編制補正之大略如此。若曰是書足爲異日修志者作，但開風氣不爲師也，則我豈敢；倘能匡救其闕失乎，而世遂知有是人是書，則企予望之矣！一九五八年三月，王佩誥。

校記

- 〔一〕紀歲時 殘本此下有綠筆所補「紀虞□」三字，末一字已漫漶。
- 〔二〕遂刻 當作「遂深刻」。今《平江圖》碑上尚有「丁巳秋八月，郡人葉德輝、朱錫梁督工深刻」字樣。刻工爲黃慰萱。
- 〔三〕謂 殘本綠筆改作「詔」，於義爲長。
- 〔四〕說部 殘本此下有綠筆所補「筆記」二字。
- 〔五〕中 殘本無此字。
- 〔六〕自序本事以彌縫舊闕者 殘本無「序本事」三字。

宋平江城坊考原序

吳中方志之作，六朝而上書闕有間矣。唐陸廣微《吳地記》、宋朱長文《吳郡圖經續記》、椎輪大輅，粗具規模。至范文穆《吳郡志》、盧教授洪武《蘇州府志》、王文恪正德《姑蘇志》、奕葉流芳，始具博大精微之觀。惟伊古蘭臺、天祿之藏，左圖與右史並稱。我吳自《祥符圖經》失傳，蒙兀兒朝以前往蹟幾不堪重問。何幸《平江圖碑》矗立郡庠，巍然爲魯殿靈光，圖績縝密，古氣磅礴，南渡往蹟，猶照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。蓋自唐失其政，海內分裂，雖吳越錢氏以保境安民爲職志，而漢魏以來之古蹟已蕩然無存。《圖經續記》所謂「郡郭三百餘巷」，皆有名而失之者，板蕩之蹟蓋可觀矣。建炎兵燹，胡騎戎馬，馳突相乘，逐居游牧之風所至，以焚掠殘燬爲天性，吳中坊市悉夷爲平地。讀徐大焯《燼餘錄》猶可想見當時慘狀。《吳郡志》所謂「建炎狄難，吳中古名屋，惟城南覺報寺、子城天王堂，以舊幕僅存」。至今訪古，城市自橋梁題刻以地下隱僻獲免而外，凡地面以上幾無一碑一刻之遺。北禪寺門左一井闌題「紹興三十年」紀元者，已爲城中至古器物。毀滅之酷，蓋若是其烈也！《平江圖》碑，始不詳其何時所刻。程氏祖慶《吳郡金石目》亦僅據瞿木夫說，以刻碑人呂挺、張允成、允迪三人姓名，疊見宋理宗、寧宗兩朝碑，刻遂斷爲南宋古物，而未詳其年月。余因讀趙汝談《吳郡志序》及《吳郡志·官宇門》所載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重建坊市故實，始悟《平江圖》碑亦必刻於是年。證以碑中公署、寺觀，凡建於紹定二年春夏以前者，圖中悉有，秋冬以後新建者即無，益信